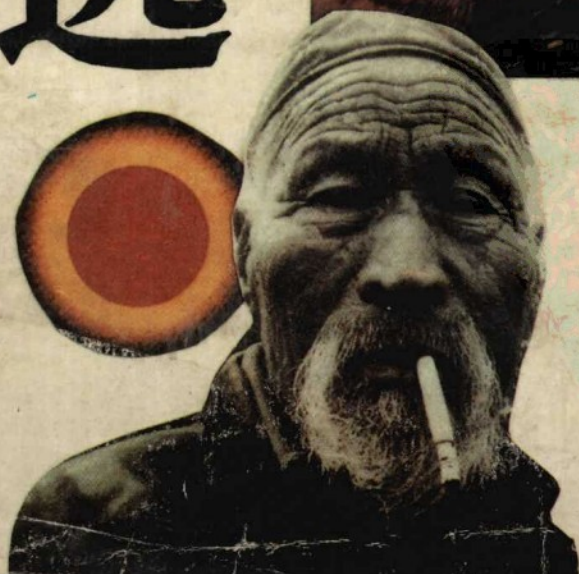


世界文化出版社

乡土小说选

花街

刘绍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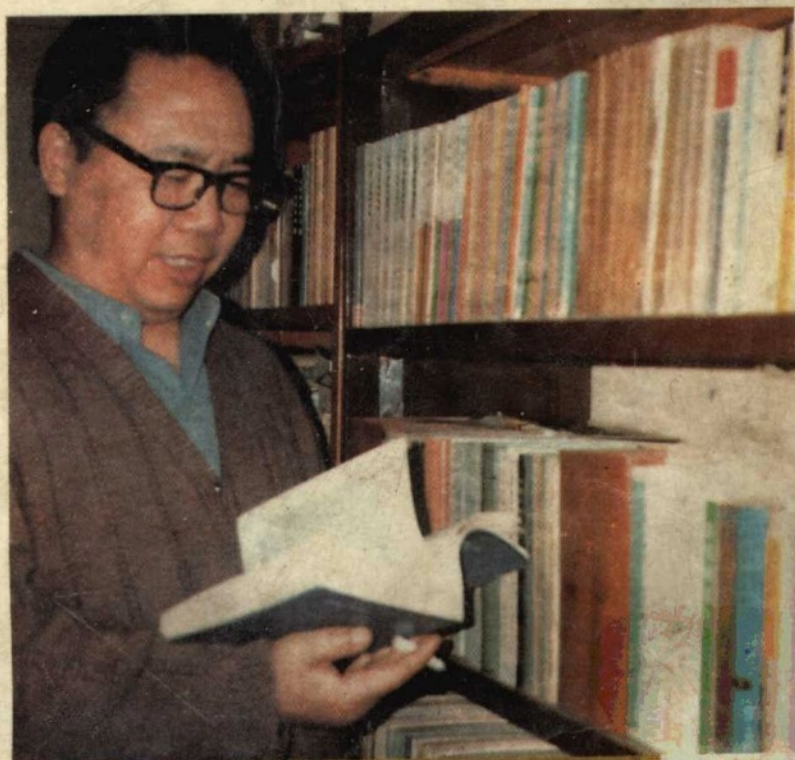
名家名作丛书

I247.5
4228



魏泉鸣 民间文学研究家、当代作家、翻译家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男，汉族，1936年6月17
生于陕西省白水县安家河村，1960年7月于西北民族
学院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任讲师、副教授、研究员。在多种学术团体任职。其事
被收入多种名人录和词典。1989年起担任中国民间文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著述颇丰，这些著述多数曾获国
级、省级和院级奖，长篇小说《掬月泉》已有部分章
公开发表。现任《名家名作丛书》、《中国谚语集成·
肃卷》及《北辰诗丛》主编。

●
名家名作



封面设计：邹小工

ISBN 7-80608-026-0



9 787806 080269 >

ISBN 7-80608-026-0

定价： 14.80 元

耕种忙，水田是秧田，菜畦是苗圃，千条芒对鸭湖顺两文父。春风膏土也柔

。翠翠见很

葱葱一亩地瓜苗市最见，快以眼之瞻着，眼之瞻着是一亩只，面前眼瓜

。望瓜

瓜棚柳巷

瓜西亩大半个个一，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大千眼半出露碧出表湖的翠将金，夹翅个脸将留不，千如江青的紫品献露桑

。主前缘眼，芦氏的貌二半八千翅面官路，鸟青的

高土不翼玉，新画瓜苗市最见，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也见真，芒手的青苗圃，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碧叶西带来下疏，黄金的黄，白玉的白，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一。管木人努瓜香，下苗来嘴唇空稠，木青西来将取河见。管枝将显更，恒

书置，口爽甜甜，半亩瓜瓜，瓜一土腰，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瓜棚是瓜棚

菜叶上看风景。父女俩削断柳枝当筷子，吃的是糠菜，喝的是河水，打鱼捞虾见荤腥。

瓜棚前面，只留一块落脚之地，落脚之地以外，便是布满瓜秧的一道道瓜垄。

千丝万缕的瓜秧四下蔓延，层层密叶，顺藤摸瓜，一个个斗大的西瓜象满地乱滚的青石碾子；不留神绊个跟头，金钟罩的脑壳也得磕出牛卵子大的青包，没有两膀子九牛二虎的力气，别想偷走。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柳梢青在运河滩，还算不上高手把式；种西瓜是他爹的一招鲜，不是他的拿手戏。柳梢青的手艺，真见功夫，叫得响的，一是香瓜，二是面瓜。

他的香瓜匀溜个儿，滴溜儿圆，白的玉白，黄的金黄，摘下来带两片绿叶，更显得好看。从河边挑来两筐水，蹲在绿柳浓荫下，香瓜浸入水管，一个时辰捞上来，撕一片苇劈儿，轻轻划上一道，瓜分两半，甜脆爽口，蜜汁元汤，喝下去沁人心脾。他的面瓜，皮薄、肉厚、大肚囊儿，掰开来白籽红瓤，一篓蜜，有花面鬼脸的，有傻头傻脑的，一个个憨态可掬，逗人喜爱。远怕水，近怕鬼，生人吃柳梢青的面瓜，先得打听路数；贪吃嘴急，张口就咬，噎得眼直，憋得脸青，鱼鹰子伸脖子，吃一个不饱，吃两个撑着，忍一忍，歇一歇，走两趟小水再吃也不晚；不过，撑着也别怕，跳下河凫几圈，不知不觉化了食，爬上岸来接着吃。吃过柳梢青的香瓜面瓜的人，没个够，人行千里，心也拴在他的瓜秧上。

三 谷雨前后，栽瓜点豆；柳梢青的瓜园花一开，就香气四溢。等到瓜熟时节，满天下香雾；南风一吹，弥漫方圆几里。于是，东奔西走的行人留步，南来北往的行船靠岸，吃瓜的人一窝蜂赶来。柳梢青手不闲，瓜垄里蹲下身子，拨开密叶选瓜，掐断蔓子摘瓜；柳叶眉脚不停，手提柳篮肩扛秤，运瓜卖瓜来回小跑。

然而，瓜长不到个儿，熟不到火候儿，没米下锅，柳梢青也不摘。打躬作揖，磨破嘴皮子，柳梢青只是盘膝大坐在瓜棚上，二目一闭，石人不点头，只能望园兴叹；好象他不是卖瓜，而是嫁女儿。

說來，柳梢青的性子，有点古怪。南歌對六，長短句八兩一錢重，下關風雨幾聲春，燈籠映戲印銀光，來時發覺秋風早，落得離間一官里榮青。翠靑的靑青，纖細耳語，金瓦土瓦養教雙土合陪，贈將幽情入欄干口一土吹。芳春無計，共前以几西水竹低爭盡，誰能兒輕暗，破些儿恨大，難過芭蕉，聽草

小县丞，竟敢出尔反尔，谷军”；他当过青帮嘛，圣抵要闹更灵个一民

二

“来闹慈普千

。等坐落爆竹声入夜静也，他扶膝端玉为案个玄

瓜把式柳梢青，早已入过四十天过午，年交五十知天命了。去青甜啊

瘦骨嶙峋的大高个儿，大步流星的两条鹭鸶长腿，刻满深深皱纹的瓦刀脸，上唇一抹黑胡髭，一天到晚低眉顺眼不开口。刚入立夏他就脱光膀子赤着脚，一折三弯蹲在瓜垄里，头顶背烤着毒热的阳光，汗珠子嘀嘀嗒嗒洒落在瓜叶上；女儿不忍心，摘来一片荷叶，扣在他头上。女儿还织得一件蓑衣，下起瓢泼大雨，给他披身上。甜眼慈，聊大”；他自小跟尹瞎子学，里变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百闻不如一见，冷眼一看柳梢青，谁也看不出他是能工巧匠，更不相信他武艺高强。五里眼，他不生猜我，此睡睡千想大了鬼

大柳梢青种瓜是家传，他的武艺却是得自外人传授。两”！神土五”

十岁那年，也是在这一块巴掌大的瓜园里，他爹挑一副荆条大筐，走村串乡卖瓜，留下他看园。他爬上一棵老龙腰河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运河上，客运和货运大船，高高的桅杆扯满了白帆，好似行云流水，上京下卫；渔舟穿梭，赤身裸体的渔夫哼唱着哀伤的渔歌，抛撒巨大的渔网。突然，从一条闷罐官船的船舱，撞出一个戴着手铐，蹬着脚镣的女人，扑通一声投河，押船的兵勇响起震耳欲聋的毛瑟枪声，打得河面象下雹子。柳梢青吓得手挽河柳的枝条，荡了个秋千落地，跑回瓜棚。前照又再那个钱”

人影一闪，他眨了眨眼，只见那个投河的女人扒开瓜园的柳篱，钻进半个身子，正跟他的目光相遇，进退两难；他慌忙连打手势，叫那个投河女人钻进瓜垄，藏到密密层层瓜叶下。前聊甜千开聊想

闷罐官船靠了岸，两个兵勇跳下船，闯进瓜园来。前进的大兵高人

“军爷，买瓜吗？”柳梢青跳下瓜棚，笑脸相迎。千良

“小兔崽子，看没看见一个女逃犯？”两个兵勇中的小头目儿，横眉立目，狗脸下霜，粗声大气喝道。来回眼儿面由聊想夫到个普拿千

“回军爷的话，没看见。”柳梢青喜眉笑眼，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面大

“我这两只金睛火眼，一只蚊虫儿飞过去，也能分出公母。”兵勇风象像，不

快到正午了，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那满园的瓜香飘散不开去，凝聚在瓜园里，令人象喝下醇酒，迷迷糊糊，如醉如痴。高人前”！不

“摘几个瓜来解渴！”那个小头目儿早已垂涎三尺，大模大样地坐在瓜棚上吆喝。普天祥柔象像，此长甜千西，包然，下接荷就一不一，接想

另一个兵勇刚要进垄，柳梢青忙拦道：“军爷，您看不出成色，还是小子替您摘来。”

这个家伙正懒得走动，也就到瓜棚下歇凉坐等。

柳梢青走进瓜垄里，跪走爬行，掀开瓜秧找瓜，张开小手拍瓜，侧耳细听熟不熟。最后，他咬断一根青藤，摘下一个黑崩筋的大西瓜，从瓜垄里推出来，向瓜棚下滚过去，累出满头大汗。两个兵勇抢过瓜来，抄起瓜刀就宰，狼吞虎咽大吃大嚼。趁这两个家伙只顾得吃瓜，柳梢青悄悄溜进那个投河女人隐藏的瓜垄里，轻声细气地小声说：“大婶，您别慌，也别动，我把他们打发走。”两个兵勇吃下一个斗大的西瓜，又吞掉两个面瓜、三个香瓜，一个个变成了大肚子蝈蝈儿，走都走不动，哪里还迈得开脚步追逃犯。

“记上帐！”两个兵勇伸缩着脖子打饱嗝儿，双手搂着倒扣铁锅的大肚皮，鸭摆鸭摆地走了。

等那条闷罐官船解了缆，拨船回头，走出半里水路，柳梢青才向瓜垄里喊道：“大婶，出来吧！”从密密层层瓜叶下，站起了那个投河女人，只见她人高马大，三十上下，虽然蓬头垢面，怀着就要临盆的身孕，可是从她那眼角眉梢，仍然看得出俊俏而剌棒的神采。

“好个侠肝义胆的小儿郎！”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走到瓜棚下，象男人一样给柳梢青作了个大揖，又“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人又“大婶，您折杀了我！”柳梢青从瓜棚里找出一把砍柴的斧头，“我给您砸开手铐脚镣。”

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摇了摇头，说：“赏我两个面瓜吃吧，我先补一补身子。”

柳梢青答应一声，跑进瓜垄，一会儿，左手托着个花面鬼脸的面瓜，右手拿着个傻头傻脑的面瓜跑回来。

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一定是几天水米不打牙了，接过这两个大面瓜，就象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大婶！快把手铐脚镣砸开，逃命吧！”柳梢青焦急地催道。

“不必！”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抹了抹嘴，深深吸了一口气，咬住嘴唇，全身叫劲，猛地大喝一声，两臂伸张，双脚叉开，只见那手铐和脚镣的铁链，一环一环地碎裂了；然后，两手五指并拢，就象柔软无骨，从手铐

里抽了出来，双脚又一顿地，脚镣也绽开脱落了。

柳梢青目瞪口呆，惊呼道：“大婶，您好大气力！”

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微然一笑，问道：“孩儿呀，你想练出这一身功夫吗？”

“想！”柳梢青响亮地答道。

“那就跟我走吧！”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又拍了拍即将分娩的肚子，“我不光要传授你高强的武艺，这个肚子生下个女儿，还要白送给你当媳妇。”

“我得……问问我爹……愿意不愿意……”柳梢青害怕了，又想打退堂鼓。

“跟我走！”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陡地变了脸，伸出手去，掐住柳梢青的手腕。

柳梢青只觉得全身麻木，动弹不得，张口结舌，想喊也发不出声；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一矮身，把他背在背上，健步如飞而去。

柳老爹卖瓜回来，儿子早已被人拐走了；四处寻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无影无踪，也就听天由命了。

过了几天，渡头路口，村墙庙门，官府张贴告示，画影图形，悬赏严拿义和团的逃犯武大师姐。柳老爹暗暗祷告上天，保佑这位武大师姐逢山有路，遇水有桥，死里逃生，可没想到正是这位武大师姐劫走了他的儿子。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柳梢青一走三十年，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柳叶眉，从关外重返运河滩。

柳老爹还活着，已经七老八十了；柳梢青从老爹的手里接过这块瓜园，闷声不响地继承祖业，种瓜为生。关于他一走三十年的行踪下落，他守口如瓶，连柳老爹也问不出片言只语。三年两载，他种出的瓜都是上等成色，柳老爹见祖辈的手艺没有失传，也就闭上眼睛，撒手归西，含笑九泉了。

柳梢青是个打不开的闷葫芦，敲不响的梆子木鱼；可是，瓜园并不冷清寂寞，从早到晚回荡着柳叶眉那百鸟闹林的笑声。

三个姑娘一台戏，柳叶眉一个人就能唱两台。

三

原来，柳梢青被武大师姐带走，下了关东，走在半路的一片草甸子上，

武大师姐果真生下一个女儿。娘儿仨相依为命，一路北上，走到一条水天茫茫的大江边，江上不见船影，插翅也难飞过去，不得已就在江边的一个小小荒村落了脚，砍倒一块蓬蒿，搭起一座马架，隐姓埋名过日子。

柳梢青长到二十六岁，武大师姐的女儿也十六岁了，就给他们在马架子里的对面炕上完了婚；两年之后，柳叶眉落生。柳叶眉三岁，母亲死了，跟着姥姥长大。又过了十年，武大师姐一病不起，穿上装裹躺在麻绳高粱秆的停尸床上，圆睁两眼，瞪定了柳梢青不咽气。柳梢青从老岳母的眼神里明白，找来一把牛耳尖刀，跪在床下，点手叫柳叶眉接过刀去，刀尖顶住他的心口，一字一泪说道：“娘呵，孩儿胆敢再娶，死在眉子刀下。”武大师姐的脸上飘过一抹浮光笑影，眼角淌下两两颗慈心泪，一缕轻烟咽了气。柳梢青掩埋了老岳母，倦鸟思林，人老想家，这才带着女儿回乡来。

柳叶眉从呱呱坠地，就被姥姥百般宠爱。武大师姐是个大刀阔斧的性格，雷鸣电闪的脾气，柳梢青有个言差语错，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抬腿就踢，传授柳梢青武艺，柳梢青的手脚稍一怠慢，抡起藤条、刀背、枪杆子，没头没脑地狠抽毒打，抽打得柳梢青满身青一块，紫一块。她管这叫棒头出孝子，不打不成材。武大师姐也很不喜欢女儿的柔弱，恨她是一朵挺不起腰的藤萝花，骂她是一条扶不直的井绳，从小不给好脸子看。然而，在柳叶眉身上，武大师姐可就象太阳从西山出来，跟她那铁石心肠的风火性儿，判若两人了。

武大师姐就象前世欠了外孙女儿的情，这辈子当效犬马之劳，结草衔环以报。女儿躺在炕上，她亲自动手，把柳叶眉接到人间。这个毛茸茸的小生命落地哭出头一声，武大师姐就象听见的是莺声燕语，眉梢生喜，喜泪满腮。也是天生的缘份儿，柳叶眉一出满月，爹娘抱她，她就象小脚丫儿扎满了葛针，踢蹬着小腿大哭，可是一到姥姥的怀里，粉嫩的圆脸蛋上还挂着几颗泪珠儿，马上眉开眼笑了。从此，柳叶眉日夜粘在姥姥身上。武大师姐一辈子不喜欢围着锅台转，只爱风来雨去下地耕、耩、锄、耨，也只得足不出户，看家、做饭、哄孩子，而且心甘情愿。轻荡摇篮，柔声低唱一支又一支的催眠曲，哄柳叶眉入睡，院里猫咪狗咬，墙外鸡鸣鸟啼，她都要手提一根哨棒，赶走猫、狗、鸡、鸟，怕吵醒了柳叶眉。柳叶眉有个头疼脑热，她更是心如汤煮，六神不安；两天不退烧，她就要一步一个响头，磕到娘娘庙求签问卜。

柳梢青是个更名改姓的倒插门女婿，在这一家里地位最低，女儿柳叶眉

的身份都高他一头，所以女儿象山中的果子河边的花，疯了秧的瓜蔓儿一样野生野长，他也不敢吭一声。

武大师姐一心想叫外孙女儿顶天立地，自幼就把柳叶眉当男孩子打扮，不留辫子，只梳抓髻，也不穿红挂绿，搽胭脂抹粉。每天打拳踢脚，飞刀舞枪，并不教她做饭炒菜，针黹女红，还放她跟男孩子们爬树登高，下河凫水。柳叶眉胸前凸出两颗花苞，还不知道男女有别，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来了月信，吓得她大哭大叫跑回家，武大师姐才点醒了她，悲叹一声：“姥姥痴心妄想，你到了儿是个玉女，不是金童……”于是，柳叶眉这才脱下男儿装，换上女儿衫，花花草草地穿戴起来。武大师姐远瞧近看，头上脚下打量，柳叶眉那俊俏而又剽悍的神韵和风采，活脱是自个儿当年那黄花闺女时代的影子，也就转悲为喜了。

柳叶眉跟着爹爹回到家乡运河滩，生成的野性难改，跟京门脸子长大的姑娘们不搭调；她的嘴巴没遮拦，百无禁忌，话从口出，不知深浅，常常臊得那些扭扭捏捏的姑娘们双手蒙住脸，捂死了耳朵。她只觉得穿着汗湿的褂子，又塞进一大把麦芒儿，浑身不自在，也就不再结交这些酸溜溜青杏味儿的女伴。

小小瓜园，方寸之地，又孤悬柳巷村外，除了买瓜的人，很少有人串门；老爹一天难开几回口，柳叶眉十分闷得慌，嘴又闲不住，就在老爹身边叽叽呱呱，打定主意要敲响这个阴沉木的木鱼。她一个人能唱两台戏，吵得她爹也难免忍不住，哼一哼，笑一笑，她就拍着手儿大叫：“烧香赏香钱！”于是，笑声象一串银铃叮咚响，半入河风半入云，香雾中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一年小，两年大，柳叶眉也十六岁了；她娘就是在十六岁这一年，跟她爹拜了花堂。柳叶眉倒没有想过坐上花轿，鼓乐声中离开这片瓜园；可是，好象也朦朦胧胧觉得，身边得有个调笑打趣的人，心里才喜兴，日从才快活。

正在这时，有人登门来见柳梢青，想拜师习武。柳梢青种瓜，是家传的手艺；不但不传外人，就连女儿也秘而不宣。女儿脸朝外，一嫁出去就是外姓人；手艺传授女儿，等于另立分号，不能只此一家了。所以，家传手艺都有个铁打的规矩，只能传授不出门的儿子和搭进门的儿媳。柳梢青的武艺，得自武大师姐，武林的规矩也是艺不出门，只因柳梢青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身份与儿媳相同，武大师姐才传授了他。

柳叶眉虽然守在老爹身边，可并不通晓种瓜的奥妙；虽然也跟姥姥学过刀枪拳脚，可并没有得着武大师姐的绝技。柳梢青虽鳶而有主心骨儿；他要等到柳叶眉也给他招来一个称心如意的倒插门女婿，才肯把种瓜的诀窍，武艺的高招儿，翻箱倒柜，抖落包袱底儿，点水不漏地传授给小两口儿。这个想拜师习武的人碰了壁，一不气恼，二不灰心，反倒每晚都来瓜园串门，陪伴柳家父女讲古论今，妙趣横生，又会吹一支洞箫，悦耳动听；日久天长，他很讨柳叶眉的喜欢，柳梢青也解除了戒心。此人也是柳巷村穷门小户的子弟，姓吴，小名称钩儿；上学念书，有了大号，就叫吴钩，眼下是个教书先生。

四

柳巷村口，一道弯弯河汉，小桥流水；岸上两间茅檐低小的棚屋，就是吴钩的家。

穷门小户，孤儿寡母，哪里上得起学？吴钩能进城念书，而且当上教书先生，其中大有故事。

吴钩八岁，就到邻村一个大财主家当牛倌，清早头顶着星星赶牛到河滩，夜晚脚踏着月色牵牛回村转；一筐筐装不满的小人儿，成天哄着几头恶眼凶牛，吃的是残汤馊饭。一连放牛三年，有一天他牵牛进棚，刚关上栅栏门，大管家打发人把他叫到帐房。吴钩站在帐房门外，听大管家在窗里传话：“秤钩儿！打明天起你陪少爷念书，不必河滩放牛了，快到上房磕头。”

这个大财主，三妻四妾，又妙峰山进香，东岳庙拜佛，雇几个高眼的阴阳先生看风水，年过花甲才得了个金枝玉叶的儿子。大财主一心望子成龙，八抬大轿从北京搭来一位老拔贡教专馆。这位老拔贡在翰林院打扫过字纸篓儿，学富五车零一船；当面跟大财主立下军令状，只等张大少爷从荷兰公使馆二度出山，扶保小皇上坐定了龙庭，大清国开科取士，他敢保小少爷不中个状元，也得中个榜眼，中了探花啐他的脸，可就是一要舍得金银，二要舍得皮肉。挥金撒银大财主都舍得，小少爷皮肉吃苦那还不如刷了他。老拔贡知多见广，仿照宫中小皇上念书的规矩，给小少爷找个替罪的伴读；小少爷念书不用心，淘气不听话，就拿这个伴读替罪，这叫打马骡子惊，杀鸡给

猴儿看，小少爷也就乖乖地学而不厌了。大财主连叫：“妙，妙，妙！”就想到了小牛倌秤钩儿。

书房座落在后院的花树丛中，三间幽雅的瓦阁，窗前几株翠竹，古色古香，十分清静。老拔贡端坐高台，沉着一张连阴天的长脸，瞪着两只白内障的死羊眼，拈弄几茎稀稀落落的猫须；面前一条长案，案上几卷黄绫经书，三只脚的铜炉燃点着细细的檀香，活象是从城隍庙里搬来的一座木雕泥塑的神像。案前三步，便是小少爷和吴钩的座位。小少爷的面前是一张紫檀书桌，花梨木太师椅上铺的软缎丝绵坐垫；吴钩的面前是一张白板方桌，坐的是一只瘸腿春凳。

老拔贡的脚丫子迈进了民国，脑瓜子可还留在大清的门槛里；遗老思想，痰迷心窍，一心想教出个状元及第的徒弟，他也好人死留名。怎奈这位小少爷是一只绣花枕头，论肚子实在是个草包，眉眼儿透着鬼头，可是一打开书本就呆若木鸡。老拔贡急于求成，不择手段，于是就鞭打快马；吴钩虽然聪明绝顶，过目成诵，却不得不代人受过，每天满头青包，满身鞭痕，屁股肿得不敢挨一挨凳子。小少爷见有人替他挨打，更加有恃无恐，不把念书放在心上；而且，为了消愁解闷儿，故意装傻充愣，一边看着吴钩挨打取乐儿。吴钩真是一字一泪念了几年书。

小皇上不但没有坐定龙庭，而且被赶出了紫禁城，跑到天津日租界花天酒地去了。小少爷早已腻透了诗云子曰，只想赶快钻进红绡帐里戏鸳鸯；大财主也如梦方醒，只想赶快儿孙满堂，接续香烟，一年给小少爷连娶了三房如花似玉的媳妇儿。于是，当年被奉若神明的老拔贡，一下子被弃之如敝屣，打起行囊铺盖，古道西风瘦马，回北京孵豆芽儿去了。

专馆关门，大财主又叫吴钩扛小活儿，吴钩打听到通州城里开办了一个县立师范学堂，不但念书，而且管饭，就前去投考；大财主翻了脸，逼他包赔念了四年专馆的学费和饭钱，吴钩为了求学，只得立下一纸欠债的文书。

毕业以后，吴钩被拨到乡村教小学，每到月头儿，他那点薪水都被大财主的帐房先生取走，一个子儿也到不了手；八年了，本利没有还上一半，他已经二十六岁，也还没有妻室。

吴钩虽然眉清目秀，穿上长衫，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却有一身力气，两只巧手，他的薪水分文不剩，只得又租种二亩河滩地，娘儿俩糊口。每天放学回家，他把长衫脱下来，洗净晾干，叠放枕下，然后光着膀子下地；人家是戴月荷锄归，他却是戴月荷锄去。

他每晚带着那支洞箫，到柳家瓜园串门，已经半个月了。

坐在瓜棚上，瓜香月色中，吴钩为柳梢青和柳叶眉吹奏一曲，河风飘荡着箫声。

棚内“吴钩，你一个文墨书生，学什么刀枪拳脚？”一天，箫声刚落，柳梢青忽然闷葫芦打开了塞儿，疑疑惑惑地问道。

“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还想吞并中国。”吴钩声音低沉，喉咙哽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想学一点武艺，再教给学生，有朝一日投笔从戎。”

柳梢青又闷头抽烟，沉默不语了。

“吴大哥，我来教你！”柳叶眉突然喊道，“不知你看不看得起我这个毛丫头，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柳梢青并没有阻止。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能者为师。”吴钩开口文言字话，习惯成自然，“我愿在小妹门下执弟子礼。”

“五更天，头遍鸡叫，你到瓜园外的老龙腰河柳下见我！”柳叶眉发号施令。

吴钩回家去，一灯如豆，还要给小学生批改作业；一觉醒来，已经家英雄鸡报晓，连忙赶到瓜园外，柳叶眉正挽着裤腿，从河边大笕挑水。

“迟到了！”他连连说，“惭愧，惭愧。”

“回去！”柳叶眉怒气冲冲一挥手，头也不回进瓜园，砰地一声反手上柴门。

晚上，吴钩又到瓜园来，柳叶眉已经满天云雾散了，又纠缠着吴钩给她讲古，听完一个故事还想听；一个又一个，眼看半夜了，柳叶眉才放吴钩走，约定还是绑打五更，鸡叫头遍，老龙腰河柳下见面。

吴钩精疲力竭，头一挨枕就睡到了天麻麻亮；赶到河边，柳叶眉正坐在河边洗脸梳头。

“是你缠着我说故事，我……才起晚……”吴钩低声下气地说。

“回去！”柳叶眉冷若冰霜，铁面无情。

吴钩当天晚上又来瓜园串门，柳叶眉又早已消了气，缠着他吹箫；直吹到半夜才放他回家，还是约定那个时候儿，那个地点，两人相见。这一回吴钩长了心眼儿，回家跟老娘知会一声，就来到河边柳下，眼睁睁坐到天明。

晨雾中，运河两岸村村鸡啼，柳叶眉哼着一支小曲儿，光脚蹬着露水

走来；吴钩从老龙腰河柳下霍地站起身，笑吟吟地说：“小妹，敝人恭候多时了。”

柳叶眉从胸膛里发出一阵清亮的脆笑，说：“我这是三戏吴大哥。”

吴钩垒起一座小小的土台，插上三根香蒿，恭恭敬敬地说：“师父请上坐，弟子要行拜师礼。”

柳叶眉啐了一口，把他搽到一边，说：“咱俩拜干哥儿们吧！你还是大哥，可得管我叫二弟。”

从此，黎明和夜晚，吴钩都到河边来跟柳叶眉习武，柳梢青并不出面，只是常常隐身在不远处的柳丛中，悄悄观看。

一天夜晚，练完几套拳脚，走过几趟刀枪，吴钩和柳叶眉坐在小堤上歇息，柳叶眉不知怎么心烦意乱地说：“大哥，你给我吹个曲儿，要酸酸儿的，甜甜儿的，凉凉儿的……”

“明白了！”吴钩笑道，“吹出你家的香瓜味儿。”

吹完这支曲子，柳叶眉忽然闷声闷气地问道：“大哥，你怎么不娶媳妇儿呢？”

“一贫如洗，谁肯进门？”吴钩一阵凄然。

“找个媒人给你跑腿儿呀！”柳叶眉出主意。

“我拿什么谢大媒呢？”吴钩摊开空空两手。

“唉！我倒想给你当媳妇儿。”柳叶眉一本正经，“只是你得更名改姓，到我家倒插门儿，委屈了你这个土圣人。”

“岂有此理！”吴钩板起面孔，“你我是兄弟，不可失神乱心。”

“我来给你保媒！”柳叶眉浑身燥热，“磨破了八双鞋，不讨你一针一线。”

说罢，扑通下河凫水；吴钩只当玩笑，转身回家。

五

运河上，常有人贩子的鸡笼小船，舱里捆绑着被坑、蒙、拐、骗来的女子，蒙上眼罩堵住嘴，又用一根缆绳串起来，就象一条线拴几只蚂蚱，谁也飞不动，跑不了。鸡笼小船不敢白天露面，都是夜深人静悄悄溜着河边行走，所以又叫黄花鱼小划子。

半夜，柳叶眉听老爹扯起鼾声，偷偷爬出后窗，手抓柳帘溜出瓜园，蹲

在河边蒲苇丛里，等候鸡笼小船路过。

这一天，真等来了。

这只船很小，象一叶浮萍，船舱象个扣底的鸡笼，贼溜溜沿河而下。船尾，有个人咿呀摇橹，舱内，传出幽幽咽咽的哭泣声。

柳叶眉也不问话，甩手飞出一颗石子，正打中那个摇橹人的脑瓜瓢儿，那个摇橹人啊呀一声痛叫，抱头滚下了水。小船在水上滴溜溜打转儿，柳叶眉下河把小船牵到岸边，拴在了河柳上。

她打开鸡笼舱门，一个黑影蹿出来，柳叶眉扯住这个黑影的一只手，说：“别怕！我是来搭救你的。”这个黑影却回头狠咬了她一口，撒腿就跑，想钻柳棵子地。

柳叶眉火起，三步两步赶上去，一个枯树盘根扫堂腿，把这个黑影放躺了，摸到一条大辫子，挽在手里，擒回瓜棚。

柳梢青也被吵醒，亮起了风雨桅灯，问道：“眉子，怎么回事儿？”

“我打人贩子船上救了个人。”柳叶眉把这个黑影女子，牵到灯光下。

这个女子二十上下，浓密卷曲的头发，一张俏丽的桃花脸，摇荡着两串红石榴珠花的耳坠儿，杨柳细腰，只穿一件绣着荷花翠鸟的水红兜肚，遮掩不住她那一对丰满隆起的乳房，抱起两条雪白的膀子，紧搂着胸脯，只是一双吊梢眉，两只豆蔻眼，熠熠放光，咄咄逼人，显得十分狡黠和刁钻。

柳梢青背过脸去问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哪个村的人？怎么被人贩子拐卖，上了他的贼船？”

“我叫花三春，不是被拐卖的女子！”这个狡黠而又刁钻的女子恨恨地叫道，“我跟我爹到下水去打鱼，你家的丫头为什么拦路劫船？”

“眉子，你真是有枣儿一棍子，没枣儿一竿子！”柳梢青发起脾气，“快把这位姑娘送回去，给她家的老人赔不是。”

“那……那……”柳叶眉也犯了嘀咕，“那她为什么在船舱里哭哭啼啼？”

“我没有哭！”花三春大吵。

“唉呀，船上还有人！”柳叶眉恍然大悟。花三春的身子凉粉儿似的打了个哆嗦，柳叶眉又挽住她的大辫子，到河边去。

河边，那只鸡笼小船无影无踪，看来，那个被打破头的摇橹人爬上岸，解下缆绳，把船偷走了。

“老贼骨头！”花三春放声大哭，“你撇下亲生女儿不管，只想讨你主

子的欢心。”

“你到底是什么玩艺儿？”柳叶眉把她的大辫子又挽紧一扣，厉声问道。

“放开手，我……我说实话。……”

花三春这才吐露真情。那个摇橹的人名叫花子金，是她的生身之父，给一个大人贩子跑腿拉线儿。这个大人贩子家住天津卫三不管，专做放鹰生意。他手里降伏了一帮子被拐骗来的女人，专找孤身男子，不管是种田的，走船的，赶脚的，打鱼的，十分便宜地把一个女人卖过去，这个女人嫁给那个孤身男子，开头也象安分守己，知冷知热，炕上地下都很勤快，慢慢拢住了那个男子的心，把柴米银钱都交给了她，这才下手。往往是那个男子出外归来，推门一看，早已人去屋空，得手的财物都被席卷而去，这才知道上了当，鹰叼着肉飞了。也有的女人，或是不能脱身，或是恋上了这个男子，到日子没有回窠，便有人准时正点前来，绕着院子吹口哨儿，隔着墙头扔瓦片儿，那个女人便知道拉线的人找上门来了，赶忙偷偷接头，或是一起逃走，或是请求宽限几天，以便捞到油水。如果卖出的女人避而不见，打算跟大人贩子一刀两断，放出的鹰收不回来，拉线的人就要强行绑架，甚至动手杀生。花子金跑腿拉线儿，花三春给她爹巡风放哨，打个帮手。这一回，鸡笼船舱里押解着两个女人，便是两只断线的风筝；她们嫁给的男子，待她们真心实意，她们又怀了身孕，就想改邪归正，洗手从良了。花子金巧使调虎离山计，打发花三春甜言蜜语把她们勾引出村，绑架上船，谁想半路途中杀出个柳叶眉，打乱了他们的脚步。

“原来你是个帮虎吃食儿的狐狸精！”柳叶眉气得咬牙切齿，狠狠搥了一花三春一个大嘴巴，“我要叫你们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花三春原形毕露，不敢放刁，可怜巴巴地问道：“小姑奶奶，您打算把侄女儿我怎么发落？”

“我要把你剪掉翅膀关进笼儿！”柳叶眉冷笑道，“运河滩上给你找个主儿。”

花三春眼珠儿一转，装出一副羞答答的神态，却又油嘴滑舌地说：“小姑奶奶，侄女儿我是顶花的黄瓜带花的藕，红籽红瓢的女儿身，您把我许配给什么样儿的人？郎才女貌，旗鼓相当，我跟他去；猪不吃狗不啃的穷货，一根麻绳歪脖儿树，我宁当吊死鬼儿，也不窝心一辈子。”

“我给你找的是一个教书先生！”柳叶眉气忿忿地说，“人品出众，才高八斗，委屈了人家，便宜了你。”

“那我也得亲眼相看相看。”花三春嬉皮笑脸，“媒婆子一张嘴，装罢神来又闹鬼；我倒不是信不过小姑奶奶热心肠儿，好心眼儿，就怕小姑奶奶自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见过井口大的天，错把红土当朱砂。”

柳叶眉恨不得左右开弓再抽她俩嘴巴，可是一看她那一身吹弹得破的细皮嫩肉，桃花脸上春色宜人，又不忍心下手了。

牵着花三春的大辫子回瓜棚，已经天光大亮。柳叶眉一掌子把她搽进暗间，扯下她的兜肚，又一声断喝：“把裤子扒下来！”

花三春猫抓了似的尖叫：“凤凰落地不如鸡，你还想怎么搓弄我？”

“我怕你逃跑！”柳叶眉捋胳膊挽袖子，牛不喝水强按头。

“救人呀，救命呀！”花三春打着滚儿哭闹。

“眉子，不得无理！”瓜垄里拿虫子的柳梢青，闷雷一声喝道。

“跑不了你！”柳叶眉撒了手，“你看见了，我一石子打破了你那贼爹

的脑壳，你要想跑，我赏你两颗。”

这一天，花三春被关在瓜棚暗间，文吃香瓜，武吃西瓜，饿了吃面瓜，

吃得她口角噙香，虽然身系囹圄，反倒眉眼更水灵，面目更娇艳了。

挨到日落黄昏，柳叶眉一阵风直奔柳巷村口，过小桥跑进吴钩的家；

吴钩刚放学回来，正脱长衫，还没有来得及下到水盆，柳叶眉把长衫抢

到手，扯起他的胳膊，说了声：“跟我来！”就扭头又走。

“二弟，你这是所为何来？”吴钩脚步踉跄，莫名其妙。

柳叶眉也不答话，一溜烟把吴钩拉扯到瓜园柴门外，才站住脚，又把长

衫给他穿上，还抻了抻袖子，正了正前襟后摆，左右端详了半天，噗哧一

笑，说：“我捉住一只巧嘴花翎白肚皮儿的水鸟儿，关在笼子里，你去看

看。”

吴钩不明真相，呆里呆气地说：“那可要一饱眼福。”

柳叶眉把他赶上瓜棚。

一顿饭的工夫，吴钩从瓜棚上走下来。柳叶眉歪着头问道：“中意不中

意！”

吴钩面红耳赤，说：“全听二弟安排。”

柳叶眉跳上瓜棚，进入暗间，却只见花三春身倚后窗，哭得象雨打桃花

泪纷纷。

“野鸭子伴着天鹅飞，你还觉着不够本儿呀？”柳叶眉大喊大叫，急赤白脸，“是不是嫌贫爱富？”

花三春摇了摇头，抽抽泣泣地说：“嫁给他这个可心的人儿，是我一辈子的福气。”

“你心里有鬼！”柳叶眉逼问道，“竹筒倒豆子，说！”

“我怕……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花三春打着寒噤，脸色惨变。“我们那个龙头少爷汤三圆子，点名儿叫我给他做二房；我嫁给了吴先生，飞不上天，入不了地，汤三圆子找上门来，吴先生性命难保，还得把我抓走去放鹰。”

“他来一个，姑奶奶杀他一个。”柳叶眉柳眉倒竖，“来两个，姑奶奶杀他一双！”

“来三个，我也上手。”窗外，柳梢青慢声慢气，笑咪咪地插了一句嘴，“大姑娘，放心跟吴钩过日子去吧！”

圆圆的月亮，柳叶眉从水柳篱墙上折来一枝野花，匆忙中插在花三春的鬓角上；又把她和吴钩按倒地上，双双拜月，成了夫妻。

六

一连几天，花三春盼天黑，怕天亮，跟吴钩枕边嬉戏，恩恩爱爱。花三春虽是个黄花闺女，可是从小在放鹰的女人堆里长大，打情骂俏，撒娇调笑，早已无所不能。吴钩是个淳朴憨厚的农家子弟，又是个循规蹈矩的文墨书生，此中微妙，一窍不通。他虽然觉得花三春未免轻佻，却又贪恋她的姿色，可怜她的身世，也就不多挑剔，反倒十分温柔体贴。

这天早晨，吴钩醒来，已经霞光满窗，他急忙披衣而起。

“你今天……别到学校去，陪一陪我。”花三春脸儿蜡黄，依依不舍。

“我昨天没有告假。”吴钩面有难色，“不能误人子弟。”

“那就……去吧！”花三春叹了口气，“早点儿……回来。”

吴钩匆匆而去，没有发觉花三春目光闪烁，心神不定。

运河滩的风俗，新媳妇进门，不过对九不能抛头露面；前晌和后晌，吴大娘拿着一把小薅锄下地，花三春留在家里烧火做饭。

夕阳西下时分，花三春在院里的冷灶上和面，打算轧饽饽吃。她刚点火烧水，突然墙外小河边，响起一声尖利刺耳的口哨，跟着便是三长两短，两